

为什么世界需要科学以外的东西
——现象学与在科大的一个观察

shenzhu, 2024/3/1

刚上完一节你科的人文课程，忍不住来评价一下一个一直想说的
问题。因为上学期看来一本 *Living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 Anthropology*，所以选了《语言科学导论》。老师讲课很
忠实，但是由于一些同学的状态及一些小问题，我还是想聊一下。

有同学问老师，为什么这门课不叫语言学或语言学导论，老师说
因为在科大，所以改成语言科学。我下午半开玩笑地跟帆宝说，我选
这个课就是好奇这门课科在哪里，没想到一语成谶，还真是因为在科
大才改的这个名字。但是众所周知，不管是包括语音学、语义学等的
语言学，或是语言人类学，不能、也绝不会变成一门科学。中山大学
有个学院叫“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这个名字起得很好，因为它不
叫“社会科学与人类科学学院”。正如记得当初电动力学老师结课的
时候说，“如果你学了很多年物理之后愈发觉得物理可以解决所有问
题，那么我认为你的物理白学了”。

人文情怀从来就不是理性与解构的附庸，其是我们脚下的林中空
地，和抬头仰望的星空。关于理性主义的各种问题，在近现代已经被
广泛讨论；在此，我想说的更多的是一个在科大的观察。

实际上，这说明了一个你科同学普遍的现象，就是以解构行为为
自身唯一价值准则，但实际上解构的局限性远比其看上去的大得多。
我大一时心理课写的是一篇关于你科少院单一价值取向问题的论述，

拿了很高的分；事实上，with respect，在科大的各种文章作业，把比如大心、马原、史纲的作业中拿满分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只要你有一点点的人文素养就好了；事实上，我在某些课程中提交的作业只是在高中写的文章或讲稿中找到近似的搬用了一下，然后就如愿拿到了满分。但是，我同时也观察到，更多的同学是每次遇到文字工作就要强迫 GPT 进行情绪劳动的同学是占大部分的，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另外，另一个观察是，你科的人文类学生活动似乎都不甚理想；某社有些过于孤僻和高高在上，仿佛文学是贵族和满腹经纶的人才配拥有的消遣，书，自然是越难懂越好，我等凡人读的书，都只是庸俗的类型小说，不配登上大雅之堂。仿佛人文类活动是某种高雅的点缀，是富有精力者和聪慧者的消遣。

然而世界不是这样工作的，人类不是这样思考的。那么就让我从解构者最爱的理性主义视角来看看，为什么我们需要真正的人文情怀。关于工具理性等的论述，有兴趣可以看看另一篇文章《理性主义、身份政治与法律》。

正好今天和一个理论物人同学聊天时，其开玩笑地说，真正的数学只包括算数和统计，其他的比如代数和微积分都属于哲学范畴。进行一个延拓，我们可以推理出，真正的物理只包括唯象理论和实验，其他的也都属于哲学范畴。两个理论物人把自己开除了物理籍，看来学数学学的确实会导致一定的后果。但是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有没有可能，现象学在物理中的地位远比我们想象的重要得多呢？换句话说，有没有可能其实彻底的解构就是彻底虚无、其不带来

任何新的理解呢？

举一个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举的例子：一个电流通过一段电阻，其产生了热。中学物理告诉我们，其由 $U=IR$ 可以计算；电动力学教我们如何计算连续介质中的磁场分布，于是我们觉得我们对这个行为有了更深的理解；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如果其中存在超导，那么可能经典电动力学无法解释。如此种种，这就是我们学的物理。可是萨特说，一个电流通过一段电阻，它当然包括如上的种种效应，但是其本身是各种效应的一个无限的集合，而不是某种特定的效应的表现。换句话说，电动力学对电阻丝的解释并不比我觉得它会发热更令人满意，解构的过程如进行应是无限的。我觉得学习物理、特别是理论物理的同学对现象学应该有特别的亲切感（当然未必对胡塞尔本人的著作有亲切感）。

而我们之所以相信物理、或是科学是存在的，是因为“当一团纸被扔出时，世界完成了它的计算。”当我们满怀热情地去学习广义相对论、弦论甚至是更深奥的内容时，我们是否注意到了其究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最近我总是被学长评价为“学数学学的”，但其实我没有忘了自己是一个物人，因为我关心的永远会是这个世界。

在物理中，以上启示告诉我们唯象理论的重要性；正如那句热统书上的名言：Thermodynamics is a funny subject. The first time you go through it, you don't understand it at all. The second time you go through it, you think you understand it, except for one or two small points. The third time you go

through it, you know you don' t understand it, but by that time you are so used to it, it doesn' t bother you anymore.

而在其他方面，其应警示我们警惕与不要变得傲慢，因为科学不是唯一的出路。熊浩学长有一段很出名的发言，他说社会科学建立各种联系，当两件事发生具有概率关系时，我们说其相关；当这两件事间概率极高时，我们说其几近因果；社会科学如同牵在一个个事件与人之间的一根根细丝。但是人类学不是这样的。人类学是一把剪刀，其剪断联系，咔的一声，它会问，你听见那个远方的哭声吗？当时我听到这一段我觉得很美很触动，但是我似乎不能理解其说明了什么，因为我不理解为什么剪断联系就比建立联系具有同样甚至更重要的价值。当初我试图用传播学和心理学解释这个问题，但是事实证明我失败了。但是现在我似乎理解了，因为人是生活在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人总是会失落的，而我们需要给自己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而很多时候，当广义相对论不能给我们这个答案时，读一读闲书、或是学一学西方文明史可以，其提醒我们，总是不要忘了自己作为目的而非手段。这是人文类课程真正的价值，而不是供某些同学彰显自己学识的渊博。况且，我也不相信其真的比我学识渊博很多。

我想，衡量一个对象的价值有很多方式，或许我们早已习惯了将普适性作为第一标准，但是或许有时也不必如此，自洽是只关于自己的事。解答了一个人困惑的哲学，并不比解答了一万个人、但无法解答那一个人问题的哲学更高级，其他事物也是如此。我们几近卑微，只是想提供一种可能的路径，我的想法也不再想改变众数的人。我觉

得正如理想国译丛开篇的那句话，我在这里，只是为了想象另一种可能。